

## 第一章

慕青看看一臉悲憤委屈的無邪，又看看同樣神色不佳怒意明顯的卿塵，只覺得一個頭兩個大，他不在的時候這兩人究竟因為什麼事情鬧得不可開交？

無邪說話向來真假摻半，這番話的可信度有待考證，但他肩頭傷勢加重也是不爭的事實；而卿塵向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，從來不會說刻薄話令人難堪，更不會一言不合就對人動手。

唉，他要如何應對才能妥善調解他們的紛爭，化戾氣為祥和？這兩人他哪一個都不能怠慢。

慕青這麼一躊躇，卿塵只當他信了無邪的挑撥離間，心中頓時失望不已，也懶得再做什麼解釋，無邪對慕青是什麼心思他就算瞎了眼也看得出來，既然慕青偏向無邪，那他無話可說。

可笑，他本來還以為慕青將他看得比誰都重要，比誰都要更瞭解他的性情為人，現在看來也不過如此……這麼一想，他竟然感到難以言喻的心酸與苦澀。

不能再繼續面對這兩人了，否則他一定會失態。

他怒力控制住自己的面部表情，盡量表現得無所謂，語氣平淡的道：「無邪傷勢會加重說是我害的倒也不錯，歸根結底的確是因我而起，看來我不便再留在此處了。慕青，若有容若他們的消息，麻煩你去鄰街興文巷的雲來客棧告訴我一聲。」說罷離開餐桌，走到屋外。

聞言，慕青快步跟出去一把拉住他的手，急道：「卿塵，我相信你不會那樣對無邪！」

卿塵身子一僵，頓住了腳步。

兩人身後的無邪一聽頓感不妙，但此時只能硬著頭皮繼續把戲演完，於是他挑眉怒道：「姓慕的，你什麼意思？你相信他就是不相信我了？豈有此理，小爺難道還會說謊騙你不成！」

在卿塵與無邪之間慕青毫無疑問會選擇相信前者，眼見無邪還在信口開河，他的好脾氣終於消磨殆盡，頭也不回的道：「無邪，事實如何你心知肚明，開玩笑也要有個限度，別再鬧了，否則傷人也傷己。」

無邪怔了怔，眼淚緊跟著嘩一下就流了出來，他恨恨跺了一下腳，帶著哭腔叫道：「姓慕的，我恨死你了！你是大混蛋！小爺腦子壞掉了才會喜歡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！」說完低頭朝院外衝去，眨眼就消失在小巷盡頭。

慕青一下子蒙了，無邪居然說喜歡他？怎麼可能？這傢伙除了今天態度有所好轉外，以前從來是對他橫挑鼻子豎挑眼的看不慣，往往一言不合就要翻臉開罵，這樣一個處處與他作對的人怎麼可能會喜歡他？

卿塵看著慕青一臉難以置信的震驚模樣，不禁輕嘆一聲，將自己的手從他掌中抽出來，強忍胸中氾濫的澀意，輕聲道：「不必懷疑，那孩子是真的喜歡你，否則也不會這般用心良苦了。你快去把他追回來吧，他本就受了傷，別再讓他傷心了。」慕青聞言心口一震，腦中熱血上湧，再也顧不得其他，倏然轉身與卿塵面面相對，拚盡全力大聲道：「可是我喜歡的人不是他，是你！要我眼睜睜看著你離開，我

辦不到！你怕他傷心，難道就不怕我傷心嗎？如果你同情他、要我接受他的感情，那為什麼不能同情我、接受我的感情？」

終於將埋藏心底許久的情感說了出來，雖然結果很有可能會是一場空，但卻讓他有種如釋重負的解脫感，此時此刻他若不向卿塵傾吐一切，一定會被胸中無法抑制的澎湃情潮撕成碎片。

猶如陣陣雷聲在耳邊響起，卿塵當場石化，他心中有著前所未有的慌亂，一邊搖頭一邊喃喃道：「不要跟我說這些，不要問我這些問題，你這樣是不對的……你怎麼可以喜歡我？你喜歡誰都不應該喜歡我……你應該喜歡一個好人家的姑娘，家世清白，溫柔善良……」

後面的話沒能繼續說完，因為慕青已經猛然傾身過來握住他肩頭，用唇結結實實堵上了他的。

看著卿塵無措慌亂的眼神，聽著他閃爍其詞的拒絕，慕青突然確定了一個事實——卿塵對他不是沒有感覺，不然他大可以理直氣壯地痛斥他一頓，而無須無助地逃避他的質問。

這個認知讓他過於激動，攬住卿塵的力道有些失控，兩人四唇相接時雙方甚至都聽到了一聲悶響，痛感霎時從嘴唇傳遞出來。

僅僅狼狽停滯了一剎那，趁著卿塵震驚於自己的野蠻行徑而尚未回神的當兒，慕青更緊地擁住他展開掠奪式的深吻。

豁出去了！他已經不顧一切地向卿塵告白，現在要將自己對他的滿腔愛戀用行動進一步證明！

他本是聰明人，月下荷塘邊中了媚藥失了理智的卿塵教會了他如何親吻，此次再吻就顯得熟練靈活許多。

怕卿塵醒過神來會毫不客氣地將他推開，他的吻便顯出幾分迫不及待的粗魯與凶狠，灼熱的舌長驅直入闖過卿塵微啟的齒關，在他口中貪婪急切地攻城掠地。

卿塵滿腦子想著不可以，一定要拒絕，渾身卻聚不起一絲力氣，根本無法將慕青推開，只是完全被動地承受著他的吻，舌尖如同受驚的小鹿一般瑟縮著。

卿塵的放任對慕青而言無異於默許與鼓勵，巨大的驚喜令他心情激盪，一手緊緊圈住卿塵纖瘦的腰，一手托在他頸後，恨不得將他整個人都揉入自己懷中。

與此同時，他輾轉著將親吻再加深一些，如同當初卿塵帶動他那般，去舔拭他口腔中每一個溫熱柔軟的角落，熱烈追逐探尋他的舌。

慕青的如火熱情終於將卿塵心中的理智焚燒殆盡，那晚的迷亂激情在此刻一股腦地翻騰出來淹沒了他，讓他不受控制地回應起來，此刻他腦海中只剩下一個模模糊糊的念頭——原來他心底是如此渴望這種不容抗拒的擁抱、熾熱動情的吻。

這一吻比第一次更加漫長，令人沉醉，幾欲溺斃。

良久，兩人在快要窒息前放開了彼此，一時間誰都無話，只是喘息不定地互相凝望著。

慕青看著卿塵濕漉漉的溫潤眼眸、燦若雲霞的雙頰與豐潤嫣紅的唇，濃情熱愛洋溢整個心間，喃喃低語道：「卿塵，我喜歡你，好喜歡你，你、你也是喜歡我的，

對不對？」

卿塵臉上紅暈又加深一分，略顯羞澀不安地垂下眼，放縱自己的情感之後心裏不是不甜蜜，但蔓延到嘴裏卻漸漸轉化為難言的苦澀。

「別說這種孩子氣的話了，你喜歡我什麼？我又為什麼要喜歡你？身體的反應往往快過頭腦，你我剛才那樣不過是順從彼此的需要與本能罷了。」他神情憂傷，「我們都是男人，我比你年長那麼多，又是不潔不祥之人，從任何一方面來看你都不該喜歡我，你和我在一起不會得到祝福，只會遭到世人唾罵與嫌棄。

「你涉世未深，或許還不明白何為人言可畏，可是我很清楚這一點，你很可能會因此被人打落塵埃永無出頭之日，如果你實在不喜歡女子，那不如去喜歡無邪吧，他與你一樣年輕，可以毫無顧忌……」

後面的話再次被截斷，慕青伸指輕輕壓在他唇上，語調雖低卻異常堅定，「我並不喜歡男人，我只是喜歡你，只有你。」

他一頓，用微啞的聲音繼續道：「昨晚我說過，無邪對我來說只是朋友或兄弟，就像容若他們一樣，我對他不可能產生超出友誼範圍的情感。至於功名利祿都只是過眼雲煙，世人如何看我都無所謂，我只忠於自己的感覺，在乎我想在乎的人，何況我喜歡你並沒有妨礙到他人，別人可以不理解，但我沒有義務為照顧他們的喜好而強迫自己適應他們。

「比我年長又如何？你也有脆弱無助需要被照顧的時候，疲憊孤獨時也希望有個肩膀可以依靠；不潔不祥又怎樣？無論你有過怎樣痛苦不堪的過往，在我心中你都是獨一無二、無人可以取代的那一個，而且你父親尚在，我卻是孑然一身舉目無親的孤兒，你能比我更加不祥嗎？」

卿塵怔怔地看著慕青明亮的眼眸，裏面燃燒著足以融化一切的火焰，他知道他是勇敢執著無所畏懼的，卻想不到他會看的如此透徹分明。

接著，慕青的手指從他唇上移開，他冰涼僵硬的雙手旋即落入他溫暖的大掌中，「卿塵，我知道你有難以解開的心結，你也不必現在就喜歡我，我可以等，等到你能夠放下一切、願意讓我分擔的那一天，請給我一個機會來證明自己，看看我是不是值得你喜歡，好不好？」

被慕青這樣深情執著地凝望、請求，卿塵哪裏說得出一個「不」字？

他本以為此生再不會動心，因為他早已經將心完整地交出去，卻在二十歲那年被人殘忍無情地撕成碎片，踐踏於地。

那種感覺就像被整個世界所遺棄，天下雖大卻沒有地方能容身，曾經最愛的人傷他卻是最深，就連父親也只用鄙夷不屑地目光看他，他對人世間失望透頂，這才心灰意冷隱入沉香谷中，自此再不過問世事。

但其實，他比自己想像的要更加害怕孤獨與寂寞，看著幾個弟子一天比一天成熟懂事，他心中無限欣慰，心底的恐懼同時也在悄悄地潛生暗長著，害怕他們全都去闖蕩天下後，他就將獨自一人淒涼孤寂地終老沉香谷。

此時此刻面對慕青，他感到乾涸已久的心田裂開一條縫，一股清泉緩緩注入，令他重新看到了生機與希望。

捫心自問，他有多喜歡慕青？他答不上來，只知道這個少年身上具有他所嚮往卻一直欠缺的特質，他堅忍頑強、熱情開朗，靠近他可以感受到陽光般的溫暖，令他忍不住就想靠得再近些。

可是，如果他靠得太近，會不會飛蛾撲火自取滅亡？多年前他曾經這樣不顧一切地投入感情，結果卻是心碎。

此時的慕青與當年那人一樣，那麼年輕驕傲，那樣意氣飛揚，而他的承諾與他的未來一樣都是充滿未知數的……

等待卿塵回答的慕青猶如待審的罪犯一般誠惶誠恐、受盡煎熬，剛才那些話已經耗盡了他全部的力量與勇氣，如果卿塵搖頭，他將沒有信心繼續面對他。

漫長的沉寂過後，卿塵終於抬起頭來，輕聲吐出一個字，「好。」

就這麼一次吧，最後一次，給慕青一個機會，也給自己一個機會。

如果結局跟數年前一樣，他認了；如果有不同，那麼他或許就能獲得救贖而重生，後者的誘惑力實在太大，讓他無力抗拒。

慕青幾乎要喜極而泣，他伸開雙臂再一次擁抱了卿塵，在他耳邊低喃，「謝謝，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。」

片刻後，卿塵輕道：「如果你後悔了，隨時可以退出，我不會怪你。」

慕青沒有回答，只是將手臂收得更緊了些，好似擁住這世上最珍貴稀有的寶物。他知道卿塵不需要他指天對地海誓山盟，這樣並不能令曾經受過創傷的他安心，那麼一切就交給時間來證明吧。

卿塵閉上眼睛，在心底輕嘆一聲，隨即拋開紛雜思緒，靜靜倚在少年胸前，傾聽他激越昂揚的心跳聲，感受他堅實有力的擁抱，如此他才能確認眼前的人是真實的，他的懷抱是真實的，他對他的愛戀是真實的，而非他自己腦海中所勾勒出來的幻象。

天上又飄起雪來，將院中相擁而立的兩個人罩上一層白色，天氣寒冷的能滴水成冰，他們卻貪戀彼此的體溫不願稍動。

最終還是慕青先放手，卿塵畏寒，在雪地裏待得久了恐怕對身體不利，於是後退一步，替他輕輕拍掉髮上與肩頭的積雪。

離開慕青溫暖的懷抱，卿塵霎時打了個寒顫，慕青看在眼裏憐在心裏，立即將他打橫抱起回到屋內。

屋角燃著一只火盆，令室內溫暖如春，卿塵髮上殘留的碎雪很快融化成水，順著鬢角流淌下來，流經他細緻玉白猶帶紅暈的臉頰，順著優美的頸項一路蜿蜒至衣領中。

他額髮有些零亂，秀長的眼睫如蝶翅一般棲停於春水瀲灩的黑眸上，一縷沾了水的黑亮髮絲貼在潤澤飽滿的紅唇邊，為清雅秀逸的他增添了一段別樣的妖嬈風情。

慕青看得移不開目光，不自覺吞下一口唾沫，渾身熱血呼啦一下湧上心頭，某種難以言說的欲望迅速升騰。

感受到他非同尋常的灼熱視線，卿塵心跳霎時紊亂，他垂下眼，不自然地喃喃道：

「屋裏好熱。」然後取過桌上的茶壺給自己倒了一杯冷茶。

他剛要端茶飲下，慕青已經伸出手按在了茶杯上，「冷茶傷胃，別喝了。你外衣都濕了，回房換一件吧。我、我覺得有些悶，想出去走走。」

卿塵暗自鬆了口氣，抬頭見慕青急匆匆就要出門，心中不禁一軟，「慢著。」他從門邊取了斗笠與蓑衣遞到慕青手上，溫言道：「外面風雪交加，別凍壞了身體。無邪那孩子也不知道情況如何，你順便找找他吧。」

慕青聞言心中一暖，臉上又有些發熱，原來自己的局促緊張全落在了卿塵眼中，就連他對無邪放心不下他也敏感地察覺到了。

卿塵，你這樣好，叫我如何不喜歡？他滿懷感激地點點頭，戴上斗笠披好蓑衣後出了門。

目送那個挺拔如松的背影出了小院，卿塵禁不住自嘲，他已經不是未經人事的毛頭小子了，怎麼在慕青那樣帶著欲望的目光注視下，竟然會緊張得一塌糊塗，下意識就想逃？

他比慕青年長了八歲，血氣方剛、縱情熱戀之時該經歷的情事早就經歷個遍了，可是在剛剛那一瞬間，他真的體會到了什麼叫「此時此際難為情」。

或許，是因為慕青是在他教養下長大的，他曾經是他的長輩，以致在他面前無法完全放開自己吧……

頂著風雪走了好一會兒，慕青心中熊熊燃燒的那把火才漸漸平息下來，剛才見到卿塵那般動人模樣，他幾乎就要把持不住要將他壓倒，但卿塵的慌亂與閃躲拉回了他的幾分理智，意識到他們不過才開始，某些事情上不能操之過急，否則效果可能適得其反，他還是暫時忍耐一下，給他適應的時間吧。

更何況，他對卿塵雖然懷有強烈的渴望，想要實實在在地擁有他，但他並不大清楚要如何將滿腔愛意轉化為實際行動……

想到此處，慕青難得臉微紅，他果然還是少不更事，過於生澀了，要他此時推倒卿塵，說實話，他當真有些底氣不足。

他不想一時衝動傷害到卿塵，也不想在他面前暴露自己的笨拙與無知，從而讓這份好不容易才追尋到的珍貴情感蒙上陰影。

這種問題真是讓人羞於啟齒啊！要如何將愛意落實，什麼時候又是落實的合適時機呢？

慕青無語問蒼天，心情一下喜一下憂，一霎兒甜一霎兒苦，恰如這漫天肆虐的風雪，一會兒東一會兒西，一陣南一陣北，令人抓不住看不懂，無所適從。

過了片刻，他甩甩頭，自嘲一笑，這種事不是一時半會兒憑空想像就可以解決的，此刻想不清楚那就以後慢慢琢磨吧。

眼看天色越來越暗，他擔憂無邪傷勢，屏棄雜念加快了腳步。

他自然不知道無邪會去哪裏，但想著此時天氣惡劣，對方必定會找個地方落腳，而這心高氣傲的少年向來挑剔，應該會找一個高級舒適的地方下榻才對，所以先沿街找那些豪華的客棧準沒錯。

然而走完清平鎮四條街，看過六家擺設布置較為高檔的旅店後，慕青一無所獲，沒有一家接待過身穿紅衣的俊秀少年。

天色徹底黑下來，慕青打算放棄了，說不定無邪一氣之下直接離開清平鎮去了別處也不無可能，在風雪中奔波久了，衣服和靴子無可避免地浸了雪水，潮潮的十分不舒服，他緊了緊蓑衣，轉身朝回小院的路走去。

想到回去後迎接自己的不再是空房孤燈，慕青心中升起一片融融暖意，腳步也變得輕快許多。

## 第二章

慕青正低頭疾走，差點與路邊一家氣派非凡的酒樓裏衝出來的人撞在一起。他低頭一看，巧了，正是無邪，不過他渾身酒氣腳下虛浮，他急忙伸手扶住他。

無邪還沒發現自己撞到的人是誰，一邊用力推他一邊罵道：「怎麼走路的，沒長眼啊？趕緊滾一邊去，否則小爺挖了你的眼珠子！」

慕青看他右臂明顯不靈活，心中暗道不好，定是肩傷又加重了三分。他一把抓住他手腕，不滿道：「受傷了怎麼還喝酒？你不要命了！」

無邪身子一僵，慢慢抬起頭來看著他，眼中迅速暈染上一層水霧，勾起唇角冷笑道：「你是誰啊，少吃飽了撐著多管閒事，小爺不認識你！」

慕青眉頭一皺，放緩語調道：「無邪，跟我回去吧，你這傷耽誤不得，再這樣下去你的右臂可能會廢掉。」

無邪狹長的丹鳳眼微微瞇起來，「大叔，我為什麼要跟你回去？難道你看上我了？」

慕青頓時語塞，這讓他如何回答？

無邪又是一聲冷笑，猛然發力甩掉他的手，「小爺的死活與你無關，從今以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。」

慕青有些心急，正待開口再勸，眼角餘光卻見那酒樓裏又走出一個俊美倜儻的人來，卻是商家堡大少爺商千奕。

他心中頓時一凜，怎麼這人也在這裏？難道是專程來尋無邪晦氣的？

商千奕見無邪旁邊多出一個人，看身形赫然是擂台賽後將無邪背走的男子，眼中霎時閃過一抹冷光，然而臉上卻仍舊不動聲色，向無邪高聲道：「少俠，你我也算不打不相識了。昨天商某失手將你打傷心中著實過意不去，還請少俠給個機會讓商某將功補過，商某真心誠意想與你結交。」

慕青直覺商千奕沒安好心動機不純，正要叫無邪不要搭理，卻見他換上一副欣然愉快的天真之色，一步三搖地走了過去，「好啊，小爺就跟你交個朋友，咱們今天不醉不歸。」

商千奕頓時眼中一亮，喜不自勝。

慕青忙閃身攔在無邪身前，低聲道：「別任性了，你自己都說此人不是什麼好東西，還要招惹他？馬上跟我離開這裏，回去以後要打要罵都由你！」他不由分說迅速點了無邪幾處穴道，身子一傾將人負在身後，接著轉向商千奕淡淡道：「商大少對不住，在下表弟今天身體不適，這酒還是改日再喝為好，告辭了。」說罷

背著無邪大步離去。

商千奕臉色一寒，抬腳就要追，奈何酒樓中又出來一個人將他喊住，「大少爺您怎麼出來了？喬大俠說有事與您商量。」

「知道了，我馬上就去。」商千奕沒好氣地應道。

他停下腳步抬頭再看，那兩人的身影已經完全消失在風雪之中，不由得暗暗咬牙，低聲自語，「再放過你一次，只要你在這清平鎮上，本少爺就不相信你還能躲過第三次！」

慕青在街巷中左轉右轉了一會兒，確定商千奕沒有跟上來才抄近道回了小院，與昨日治傷時一樣，慕青將無邪啞穴麻穴一併點了，這一路回去倒還算清靜。

院門剛推開，卿塵清柔的聲音就傳了過來，「怎麼現在才回來？飯菜都涼了。無邪呢？」

慕青心中感動，卿塵居然會為他親自下廚，令他受寵若驚。

他三步併作兩步走到簷下，歉然道：「抱歉讓你久等了，你把飯菜熱了先吃吧。」

無邪傷勢加重了，我要替他醫治。」

卿塵已經看到那朝自己怒目圓睜卻無法動彈的無邪，微微一笑，「沒關係，等下一起吃好了。」

慕青點點頭，將無邪背進屋裏放在床上，只見無邪仍舊用彷彿要噴火的眼睛死死瞪著他，慕青視若無睹，自顧自去解他衣襟，拉開一看，整個右肩已紅腫發紫，因為血流不暢，右臂同樣腫脹了一圈，若是拖過今晚，這條胳膊肯定要廢了。

慕青迅速配好一劑藥性更強的傷藥細細塗抹在他肩上，快要塗完時忽然聽到一聲低低的哽咽，他低頭一看，無邪淚流滿面，卻死死地咬住下唇，顯然在克制不讓自己哭出來。

慕青一下子手忙腳亂，他最見不得別人流淚，之前無邪落淚離去時他幾乎要衝出去將他攔下來，只是他更加不想失去卿塵才沒有那麼做。

他低聲道：「很抱歉，我沒想讓你難過的。」說著解開了無邪的穴道，略顯笨拙地替他擦拭眼淚，沒想到無邪突然張嘴咬住他的手，力道極其凶狠。

痛得倒吸一口涼氣，然而慕青卻一動不動由著無邪去咬。如果這樣能讓他好過一些，這小小的傷痛又算得了什麼。

見慕青毫無動作，無邪咬了半晌終於鬆口，一絲血線順著唇角流下，他抬手狠狠擦去，將臉轉去一邊，帶著濃重的鼻音說道：「小爺這輩子沒這麼丟人過，今日為你一個人就哭了兩回，姓慕的，你真了不起。」

慕青尷尬異常，這種了不起他實在不敢當。

無邪繼續悶聲道：「你還找我幹什麼，我不是讓你很頭疼嗎？把我找回來不怕我再騷擾你？你這樣做會讓我誤會的你知道嗎！」

「我們是朋友，你又幫過我幾次，你受傷了我怎能置之不理，更不能看著你跟商千奕攬和到一起去，他看你的眼神不懷好意。」

「朋友？」無邪轉過頭來慘然一笑，「可是我不想做你的朋友，我喜歡你，想做

你的情人，你能答應嗎？」

慕青沒想到他會如此直接，登時啞口無言，良久，他斟酌著緩緩道：「對不起，我不能答應，我心裏已經有人了。」

見他仍是不願接受自己，無邪難掩失望，「可是那個人不喜歡你！他將你逐出師門就說明他根本不在意你，你把感情傾注在他身上是在浪費時間！」

慕青微怔，原來無邪也看出他鍾情於卿塵了。

他笑了起來，聲音不自覺變得溫柔，「有些事情你不明白，他那樣做也是為了我好，我即便為他傾盡所有也值得。更何況，他心裏並不是沒有我，我們已經開始了。」

他不知該如何描述自己與卿塵之間的關係才算恰當，比朋友要近，比情人要遠，可卿塵既答應了要試著與他相處，那麼這應該可以算作戀情的開始吧？

「已經開始」四個字猶如一記重拳準確無誤地擊中無邪的心臟，他呆呆地楞在當場，無法理解怎麼突然發生了如此大的轉變？下午他和卿塵爭執時，卿塵對他與慕青之間的感情問題明明還不敢面對的……

不甘心，實在不甘心，明明是他先喜歡慕青的！先付出情感者就一定要輸嗎？太沒天理了！

「你別傻了，他根本不喜歡你，他只不過習慣了你的存在，不想失去你罷了！他怕拒絕了你，以後就沒人會圍著他團團轉，死心踏地供他差遣了！」

慕青聞言臉色微沉，心中有些不快，不由自主想起午後卿塵問他的兩句話——你喜歡我什麼？我又為什麼要喜歡你？

不錯，卿塵的確沒有說過喜歡他，可是也已經在嘗試接納他了，這於他而言已經大大超出最初的預想了，他不能不知足。

夜色再黑總有破曉黎明之時，冬天再冷也有春回大地之日，他願意守護那個人，直到他敞開心扉完全接納他的那一天。

想通了這點，他釋然一笑，「沒關係，他不想失去我就說明他也是在乎我的，這一點就足夠了，我心甘情願任他差遣。」

無邪氣得嘴唇都在顫抖，「姓慕的，你無可救藥！你簡直比茅坑裏的石頭還硬！」如果不是現在渾身無力，他相信自己一定去撞牆了。

慕青不置可否，心想明知我是茅坑裏的石頭你還喜歡，誰才無可救藥？何況，就算無可救藥我也認了，自從明白自己中了名叫卿塵的毒後，我就沒想過要解開。兩人沉默片刻，無邪突然道：「姓慕的，你欠小爺那麼多債，小爺若要你現在還，你會不會抵賴？」

聞言，慕青神情轉為嚴肅，「當然不會，你要我如何還？」

無邪坐起身來，一字一頓道：「就用你自己。」

慕青微微一怔，旋即搖頭，「不行，除了這個——」

「我只要這個，別的我都不要！」無邪毫不客氣地打斷他，輕哼一聲，「難道你說話如同放屁，放過就算？」

慕青深吸一口氣，沉聲道：「我說過的話自然不會反悔，可是你的要求超出了我

的能力範疇，恕難從命。你救過我一次，又幫過我兩次，若是覺得我用別的償還不了你，你可以將我的命拿去。」

無邪臉色瞬間慘白，鳳目中湧出濃重的惆悵，半晌頹然倒下，喃喃道：「我要你的命有何用，能吃還是能穿？姓慕的，算你狠，你總說我殘忍無情，其實你比我更狠更無情。」

見這向來心高氣傲的少年說出如此淒涼傷感的話語，慕青心中不忍，放緩了語氣道：「無邪，我不是無情，只是不想濫情，那樣對所有人都不好。我想你也明白，感情之事是無法勉強的，正如竺高，無論他如何百般糾纏，你也不會接受他，不是嗎？」

無邪忍不住笑了，「混蛋，你居然拿我跟那個下流猥瑣的淫棍相比？！提到他我就想吐，我還沒吃晚飯呢，你存心要讓我難受是不是？」

慕青也覺得自己的比喻十分不恰當，但見無邪總算口氣有所鬆動，心中略安一分，笑道：「我說錯了，我的確混蛋，你就別跟混蛋一般計較了，我和卿塵都還沒吃飯，起來一起吃吧。」

無邪之前酒喝多了，根本不覺得餓，聽他提起卿塵更是沒有胃口，不過——他轉了轉眼珠子，嬌聲道：「我渾身沒力氣，肩膀又疼，連根手指頭都動不了，要麻煩你餵我吃了。」

慕青有些遲疑，力氣大打折扣是真的，若說連起身下地、端碗吃飯都成問題，那肯定是誇大其詞，不然他那些酒怎麼喝下肚的？

無邪見他猶豫，頓時淚眼汪汪，「你連餵我吃飯都不願意，還說什麼把命給我，根本是騙人的鬼話！」

他眼淚一出，慕青再次敗下陣來，哪裏還敢拒絕，只得連聲應道：「好好好，我餵你吃，你先躺著休息一會兒，我把飯菜熱好端進來。」然後起身出了房。

無邪抬手擦去眼中淚水，閉上雙眼緩緩調息，心情漸趨平靜。

這一次他輸的徹底，即便他並不覺得自己有哪一點不如卿塵，要說比不上的地方，大概就是慕青與他先有長達十年的師徒情分吧？

姓慕的，咱倆的事情不算完！你別以為和那小白臉從此可以雙宿雙飛，小爺還沒放棄呢！

不久，慕青將熱好的飯菜端上桌，又單獨盛了一份出來，然後對在窗下看書的卿塵歉然道：「讓你等這麼久實在對不住，無邪肩膀有傷不大方便……」

不待他說完，卿塵就溫言道：「沒關係，你和他一起吃吧，我一個人吃就好。」說著放下書卷走到飯桌旁。

慕青盛飯時，卿塵注意到他手掌邊排成半月形、猶帶血痕的整齊牙印，只是略頓一下，卻也沒說什麼，從他手中默默接過了碗。

慕青苦笑，「無邪還在生我的氣，這次我可能真的將他傷得狠了。」

卿塵嘆道：「難為那孩子了，你盡量讓著他一些吧。」

慕青心中感激不已，卿塵如此寬宏大度，凡事總為他人著想，若得他喜歡必定是

幾輩子修來的福氣。

不過，他表現得如此從容淡定，對無邪的糾纏似乎不以為忤，是否也說明他對自己並不是那麼重視呢？

慕青邊走邊想，進房時差點撞門框上，忍不住在心中暗罵自己：慕青，你腦子真是壞了，這般胡亂猜疑患得患失哪裏是大丈夫所為，難道卿塵小心眼跟你賭氣不吃飯你才開心？那他就不是卿塵，而是無邪了！

甩開腦中的想法進了房進行餵飯大業，好在無邪沒再提出什麼過分的要求刁難他，難得乖巧溫順得如同綿羊一般，將一大碗飯菜一口口全部吃完，只是過程中無邪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他，眼中時不時流露出一抹纏綿悱惻的眷戀，讓他後背寒毛直豎……

接下來數日三人相安無事，卿塵住在自己房中，無邪佔了原本慕青和容若等人的屋子，慕青就只好搬去桐花的房間住了。

無邪一直安靜養傷，與慕青相對時言行舉止都有所收斂，只是偶爾說些別有深意的曖昧之詞，慕青一笑帶過沒多說什麼，他也不再那樣反應激烈。

礙於必須顧忌無邪的感受，慕青與卿塵之間極有默契地保持著適當的距離，未再有過親密的舉動，儘管想要親近卿塵的渴望在心中如野草瘋長，慕青也只得苦苦壓抑下來，他不敢再輕舉妄動刺激到無邪，如果這衝動而極端的少年再做出什麼傷害自己的傻事，他將無法過自己良心上那一關。

因此，他只能憑藉眼神向卿塵傳達自己的愛戀與關心，而這時他往往也能得到卿塵含蓄卻溫柔的回望，令他躁動不已的心暫時得到慰藉。

過了十來日，無邪的肩傷徹底痊癒了，既沒說接下來有什麼打算，也沒有半點要離開的意思，慕青自然沒理由開口逐客，就由著他繼續住下來了。

在此期間，容若四人一直沒在清平鎮上露面，慕青心中擔憂，面上卻沒表露出來，以免卿塵更加焦急。

這一日上午，慕青上街買炭時意外遇到了一個讓他耿耿於懷、想見卻一直沒機會見到的人。

當時路上積雪深重模糊了道路界限，一輛不算寬大卻十分精緻華貴的馬車經過慕青身邊後，為避開一輛拉泔水的牛車而陷入了路邊的排水溝，車夫當即跳下車將老實巴交的牛車把式罵得抬不起頭來。

慕青正看不過眼時，馬車的窗簾被人從裏面微微掀開一條縫，傳出一道清冷而不失柔媚的女聲，「長貴，別扯嘴皮子了，趕緊把車抬出來回堡裏才是正經。」

說話的女子長什麼模樣慕青並沒看清楚，但那個聲音他很熟悉，立即想起一個人，他再仔細一瞧，那馬車上印著一個古樸蒼勁的「濟」字，更證實了他的猜測——那女子一定是商雪如。

叫長貴的車夫點頭哈腰地對車廂裏的女子應道：「是，夫人坐穩了。」

接著長貴指使著牛車把式一同將馬車從排水溝裏推了出來，繼續趕著馬車朝商家堡的方向而去。

慕青目送馬車離去，心中有了計較。

將近三更時分，卿塵與無邪都回房睡下後，慕青換上一襲黑衣悄悄出了房，正到了前廳要開門出院時，背後響起一個低柔的聲音——

「這麼晚了，你要到哪裏去？」

慕青回過身來，對上卿塵在暗夜中閃著溫潤光芒的眼眸。

在滴水成冰的冬夜裏穿著夜行衣出門，自然不會是上街閒逛，然而讓慕青據實以答，他又如何說得出口，如果卿塵知道他的目的，還會允許他去嗎？只是他也不想欺騙卿塵，哪怕是善意的謊言。

正在躊躇如何回答才好時，卿塵又開了口，「如果為難就不用回答了，你已經成年，你的所作所為我本來就不應該干涉，也沒有資格來評判什麼。路是自己走出來的，能走成什麼樣也全得靠你自己來把握，我相信你會有分寸。」

慕青鬆了一口氣，他太在乎卿塵，無論他提出什麼要求，他都難以拒絕，而卿塵除了與他斷絕師徒關係那次十分決絕外，從來不會勉強他去做任何事，也不會對他提什麼過高的要求，總是給他留出一方能自由呼吸的廣大空間，這一點尤其令他感激不盡。

卿塵緩步走了上來，在慕青面前一尺處站定，緩緩道：「江湖和人心一樣叵測險惡，不管你做什麼，一定要記得保重自己，萬不可意氣用事，為逞一時之快而陷自己於危難之中。」

慕青突然覺得無比幸福，猛然張開雙臂將他擁入懷中，緊跟著低下頭，在黑暗中探尋他的唇。

與當日的僵硬反應不同，卿塵稍怔一下就很快仰起頭來宛轉回應，雙手也在不知不覺間攀上他堅實的臂膀，似乎對這一吻也有所期待。

屋裏很黑，很靜，只有兩人略顯急促的呼吸與親吻聲。

慕青發覺自己越來越貪婪了，覺得怎樣親吻也不足以表達自己滿腔的愛意，他想要得到更多，渴望更加親密的接觸，於是右手不自覺離開卿塵的腰身，順著他微微敞開的中衣前襟滑了進去。

他略帶涼意的手掌觸到一片溫熱細膩如絲緞般柔滑的肌膚時，聽到卿塵輕輕「噫」了一聲，身子隨之輕顫一下。

慕青心頭一蕩，血脈霎時為之竄張，親吻從卿塵的唇輾轉落到他圓潤的耳垂、修長的脖頸與精緻的鎖骨上，右手急切地在他身上游走撫摸。

卿塵顯然也頗為情動，壓抑不住的細碎呻吟從他口中斷斷續續流洩出來，身體也無力地靠上了身後的桌椅。

慕青緊跟不放，上前一步與他緊緊貼合在一起。

漆黑的夜裏，眼睛基本失去作用，其他感覺卻變得越發敏銳。

此刻他感受到關於卿塵的一切都令他快要發狂，他細滑如綢的肌膚，柔韌修長的身體，清新淡雅的氣息，甚至隱忍難耐的低吟，都最大程度刺激著他的感官，慕青在卿塵頸中、胸前忘情親吻，恨不得將他一口吞下。

卿塵沉浸於太久沒有體驗到的激情歡愉中，由著那灼熱的唇舌在自己身上流連，

雙手勾在慕青後頸，整個身體隨著他的動作不住輕顫。

桌椅承受不住兩人體重，發出一連串抗議的吱嘎聲，無邪的房門隨即傳來打開的輕響。

情熱如沸的兩個人霎時驚醒過來，趕在無邪現身前分離。

卿塵急急將衣衫束好，覺得雙頰連同耳根一片火熱，幸好屋子裏漆黑一片，無邪也未點燈，否則若是讓他或慕青看到自己此時的臉色，他會羞得無地自容。

天，他剛才怎會如此衝動，如同初嘗情事的毛頭小子般控制不住自己？慕青的親吻與愛撫好似加了魔咒，一旦觸及就令他意亂情迷難以自持，本能地想要索取更多。

慕青的呼吸同樣紊亂得一塌糊塗，神思尚沉浸在方才那令人神魂顛倒的親熱餘韻中無法抽離，他剛才太過亢奮，將無邪忘了個一乾二淨，滿心只有懷裏這一人。他能清楚地感應到卿塵的情動之切與他一般無二，這一點絕對不會有錯。

卿塵是在乎他的，他對他是有感覺的，這個認知讓他狂喜到幾乎快要吶喊出聲。然而下一瞬，兩人感受到無邪走到廳中，隔著一丈的距離，那處於暴發邊緣的怒視讓他們不約而同屏住了呼吸。

無邪並未立即開口，屋裏一片詭異的沉寂。

半晌，那不無譏諷的聲音悠然響起，「你們兩個，半夜三更不睡覺，在屋裏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嗎？」

慕青深吸一口氣，努力使自己的聲音聽起來一如往常的平穩，卻掩飾不住發自內心的笑意，「不錯，現在遊戲結束了，抱歉吵到你。」

如果不是無邪突然現身，這「遊戲」會進行到哪一步無人知曉，想到此處，慕青心中又是一動，體驗到一種打破禁忌的愉悅與刺激，忍不住悄悄伸出手去，準確無誤地握住了卿塵的手，十指緊緊交纏在一起。

卿塵微僵，卻並未掙脫，一來有些不捨，二來不想動作過大讓無邪發現，心中不由得埋怨慕青這小子越來越放肆了，他對自己還有一點的尊重與敬畏嗎？自己再這樣縱容下去，遲早會被他吃得連骨頭也不剩……

這麼一想他心中猛然一跳，只覺渾身又燥熱一分。

嗚呼哀哉，這少年是他命中的劫數嗎？他似乎比想像中要陷得更深。

無邪聽了慕青的話，語氣霎時轉為天真嬌憨，「結束了啊？真可惜，下次你們再玩不妨叫上我，我也很喜歡玩這種遊戲的。」

慕青臉一熱，同時心中一陣惡寒，這傢伙太邪惡了，存心要讓他與卿塵難堪！

不過還好，無邪說話還顧及了一些情面，沒有像上次那樣撕破臉污言穢語一通，他習慣了他的毒舌倒是無所謂，只怕向來內斂含蓄的卿塵會難以消受。

他清咳一聲，打了個哈欠，「這種遊戲無聊的很，以後還是別玩了。晚了，都回房接著睡覺吧。」說著用力握了一下卿塵的手，然後放開，轉身朝臥房走去。

這遊戲本身當然不無聊，可若是有人在旁窺視甚至在關鍵時刻跳出來惡意騷擾，那就相當鬱悶無聊了，僅此一回，下不為例，否則一一要出大問題的！

又過了大約小半個時辰，慕青的頭腦與身體一同冷靜下來，再次悄悄起身出了房

間，這一次沒有遇到任何意外，他很順利地出了前廳來到院中。

卿塵房裏依然亮著燈，暖黃的光暈透過窗紙傾瀉出來，照亮了院裏一小片漆黑的天地。

慕青不自覺的唇角上揚，對著那扇窗戶輕輕吐出三個字，轉身快步出了小院。

那三個字屋裏的人或許聽不到，但他此時一定要說出來。

Crescent